

命运让她成了121个孩子的“妈妈”

阜新爱心启智园园长李颖不抛弃不放弃，帮扶残障儿童扬起智慧之帆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有的智障，有的听障，有的患孤独症。他们就读的阜新市爱心启智园，李颖既是园长，又是“妈妈”

从2005年创园之初的73平方米小屋，到如今1500平方米的综合多功能康复型园；从一个残障孩子的母亲，到121个残障孩子的“妈妈”，46岁的李颖说，命运使然

本报记者张佚瑛、刘学奎、徐祥达

一袭短发，一脸笑容，黑框眼镜，清爽干练。李颖每天早晨都这样迎接孩子们。孩子们笑盈盈地，有的叫她李老师，有的叫她李妈妈，她一一夸奖孩子们的进步。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有的智障，有的听障，有的患孤独症。他们就读的阜新市爱心启智园，李颖既是园长，又是“妈妈”。从2005年创园之初的73平方米小屋，到如今1500平方米的综合多功能康复型园；从一个孩子的母亲，到121个孩子的“妈妈”，46岁的李颖说，命运使然。

脑瘫儿的母亲

李颖原是阜新市煤炭博物馆讲解员，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96年，李颖的女儿早产，原以为孩子出生是幸福生活的新起点，没想到却是她人生轨迹巨变的开端。李颖的女儿将近两岁时，被诊断为脑瘫。她“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如今说到往事，她仍然不能自己，一脸泪水。她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带着女儿踏上求医问药之路，“绝不放弃治疗，绝不抛弃女儿，只要我一息尚存”。李颖带着女儿来到沈阳，但昂贵的治疗费用实在无力承担。于是，她自己买来特教书籍自学，每天带着女儿进行肢体和语言的训练。“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女儿一定能变好！”女儿4岁时还在用学步车，李颖带着女儿去广场散步，不少人指指点点，盯着她们母女看，“那种感觉像刺心一样难受”。李颖好强。她自问：“我的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健康重要？”

她告诉女儿：“要主动和小朋友一起玩，别在乎别人的眼光。”女儿说话大舌头，李颖就手垫纱布拽着女儿的舌头，一遍遍地训练；女儿开始走路时，肢体动作不协调，跌跌撞撞，经常磕破膝盖擦伤手臂，李颖带着女儿爬楼梯腿腿酸痛，还带着女儿“观摩”正常小朋友走路。女儿6岁时独立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李颖永远铭记那一刻，“我抱着女儿哭了起来，此前所有酸甜苦辣瞬间都化作泪水”。女儿因先天脑发育不全，写字时颈椎直立困难，李颖就拽着女儿的小辫，让女儿昂起头来写，女儿做作业特别吃力，别人半小时就能完成的作业，她要两个小时。李颖一直陪女儿直到写完。

如果不是因为女儿，李颖很难发现自己有多么的坚韧和耐心。女儿今年21岁，已基本康复，在阜新一所专科学校就读计算机专业，喜爱摄影，还被省残疾人游泳队选中，进入沈阳体育学院集训，“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自信的女孩”，李颖说起来是那么自豪。

残障幼儿园园长

李颖的女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是快乐的，我感谢妈妈为我做的一切，我也能理解、支持妈妈的事业。女儿逐渐长大，李颖积累了丰富的残障儿童康复经验，也接触了不少同样不幸的家庭。她了解到，很多残障儿童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



▲李颖在查看孩子们上课情况(7月20日摄)。新华社发(龙雷摄)

最佳康复期。“我们阜新是个小城市，而且有残障孩子的家庭往往比较贫困，也掏不起上特殊教育机构的钱”，李颖想办一个特教机构。2005年9月，李颖跟亲戚借了6000块钱，租了一间73平方米的小房子，办起了爱心启智园。李颖立下宏愿，要创办阜新的第一家康复机构，让更多的残障儿童得到康复治疗，让贫困家庭的残障儿童也能上得起学。

办学路漫漫。李颖很快遇到头一个问题——园开了，学生却招不到。就在李颖发愁时，她注意到自己租的房子后面有个小区，一位老奶奶经常带着孙子在小区里散步，孙子不小了，也没上学，行为举止有些异常。2006年，李颖给市政府写了第二封信，说明了自己的难处。很快，市残联免费给李颖提供了康复训练和教学的场地，又给了她很多项目政策的支持，启智园慢慢步入正轨。

这些年，启智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5年，启智园随着残联搬到了新楼，拥有1500平方米的教学区，完整的康复教学设备，单独的特训室——阜新爱心启智园真正成为一座集保育、教育及康复训练为一体的专业特教机构。如今的爱心启智园，窗明几净，温馨舒适，孩子们如同春天里可爱的小燕子，充满了活力。在20多名专业老师的辅导下，有的孩子在学习架子鼓，有的在画国画，有的在学习串珠手工艺品制作，有的在跟着老师大声朗读……孩子们有专门的素描课，还有专业的音乐教室……

智慧之帆，从这里启航。“瞄”向残障“大孩子”2005年，李颖萌生办特殊教育机构的想法以后，曾到阜新市海州区各社区询问有没有特殊情况的“孩子”。回答好像事先串通好了，“我们这里没有。”

“那时，阜新很多残障儿童的家长，对自家孩子的状况认识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更有家长讳疾忌医，干脆藏着掖着，带孩子出去也不让说话，生怕别人看出问题来。”李颖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来二去好几年，就耽误了孩子最好的康复治疗期。李颖印象深刻的是，园里组织孩子和家长去营口市鲅鱼圈游玩。一位母亲带着13岁的儿子，碰巧老师们都不在身边，孩子又要上

李颖写了三封信

孩子慢慢多了起来，李颖的小小启智园充满欢声笑语，但压力也随之而来。“地方太小了，又没有多少钱，更不能向这些孩子的家长加收学费，该怎么办呢？”李颖说，“最困难的时候，我有一晚上做梦时，梦到自己对着镜子，满头都是白发。”

2005年底，李颖决定，给市政府写信求助。李颖的第一封信花了很多心思，是用英文写的，署名“一只麻雀的来信”，“标新立异其实还是为了引起领导重视，我就是想让市里知道，阜新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李颖说，市政府很快给她回信，有关部门也给她资助，她换了一间140平方米的房子，一下子宽松了不少。

随着名气的增加，孩子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看着家长们急切的目光，李颖不忍心拒绝，孩子很快增加到了20多名，地方又不够用了。2006年，李颖给市政府写了第二封信，说明了自己的难处。很快，市残联免费给李颖提供了康复训练和教学的场地，又给了她很多项目政策的支持，启智园慢慢步入正轨。

这些年，启智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5年，启智园随着残联搬到了新楼，拥有1500平方米的教学区，完整的康复教学设备，单独的特训室——阜新爱心启智园真正成为一座集保育、教育及康复训练为一体的专业特教机构。如今的爱心启智园，窗明几净，温馨舒适，孩子们如同春天里可爱的小燕子，充满了活力。在20多名专业老师的辅导下，有的孩子在学习架子鼓，有的在画国画，有的在学习串珠手工艺品制作，有的在跟着老师大声朗读……孩子们有专门的素描课，还有专业的音乐教室……

智慧之帆，从这里启航。“瞄”向残障“大孩子”2005年，李颖萌生办特殊教育机构的想法以后，曾到阜新市海州区各社区询问有没有特殊情况的“孩子”。回答好像事先串通好了，“我们这里没有。”

“那时，阜新很多残障儿童的家长，对自家孩子的状况认识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更有家长讳疾忌医，干脆藏着掖着，带孩子出去也不让说话，生怕别人看出问题来。”李颖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来二去好几年，就耽误了孩子最好的康复治疗期。李颖印象深刻的是，园里组织孩子和家长去营口市鲅鱼圈游玩。一位母亲带着13岁的儿子，碰巧老师们都不在身边，孩子又要上

厕所，母亲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孩子等不及了，脱下裤子当众就尿了出来。戴着红袖章的管理人员见状赶了过来：“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还随地小便？”“我们家孩子有问题！”“有问题你还带出来！”这位母亲回到旅游车上委屈得放声大哭。“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求助呢？为什么不让人领着孩子去厕所？是家长的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健康更重要？”李颖把当年的自问拿出来问人。

李宁(化名)的沙画画得特别好，李宁妈妈的理念就很先进，不忌讳孩子的问题，同时做最大努力的治疗，再给孩子施展才华的空间。“李宁马上就要去沈阳参加沙画比赛了。”李颖说。

从李颖的启智园走出去，慢慢融入社会的孩子不止李宁一个，已有很多孩子经过康复治疗情况良好，转入了普通学校。“孩子们慢慢都长大了，他们成年后怎么办？”李颖说，爱心启智园其实是针对低龄段孩子的，说到对于未来的筹划，还要提到另一段往事。

前几年，有一位母亲把她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儿子送到李颖这儿，看能不能接受康复训练。李颖一看，都已经是20岁的小伙子了。李颖一下子犯了难。但孩子母亲殷切的目光让她不忍拒绝。经过李颖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细心训练，这名特殊的学生慢慢学会了自己坐公交车，自己料理一些内务，还能帮园里送送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现在那个孩子已经离开了启智园，但逢年过节，他总会想到我，给我打电话，祝我节日快乐。”李颖说，这个“大孩子”触动了李颖，这种已经成年的大龄残障人士，如果不能得到及早地引导，不能及时进行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的培训，迟早会成为家庭乃至社会的负担。今年，爱心启智园启动了阳光家园计划，专门针对16岁以上的孩子，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教他们做串珠手工艺品，做肥皂，做蛋糕等等。“要让这些孩子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既能减轻家庭和社区的负担，也能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和尊严，这是我从事残障教育事业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李颖说。

如今，李颖依然每天早晨站在门口迎接孩子们上学，每天傍晚再送他们离开，她觉得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充实的。“我脑子里一直憧憬着一幅画面：当有一天我老了，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时，夕阳西下，我走在大街上，身后都是我的孩子们，一群接一群，还有那满天灿烂的晚霞。”李颖说，“我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闲下来的时候，刘军还喜欢侍弄花草、剪纸，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在他们居住的望海楼里，摆放了近20个品种的数十盆花草，有的连他自己也叫不出名字。刘军一家三代人都在塞罕坝工作。“父亲是林场的瞭望员，后来调到场部当更夫，还为林场养过马。”刘军说，现在他的儿子是林场的一名扑火队员。

在塞罕坝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内，有9座望海楼，其中8对是和刘军、齐淑艳一样的夫妻瞭望员。55年来，塞罕坝林场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瞭望员们功不可没。他们也因此被誉为“森林的眼睛”。

闲下来的时候，刘军还喜欢侍弄花草、剪纸，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在他们居住的望海楼里，摆放了近20个品种的数十盆花草，有的连他自己也叫不出名字。刘军一家三代人都在塞罕坝工作。“父亲是林场的瞭望员，后来调到场部当更夫，还为林场养过马。”刘军说，现在他的儿子是林场的一名扑火队员。

新华社石家庄电

“生死时刻，朱津津没有丝毫犹豫，解下了身上的警棍和对讲器，冲向江边，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脱下，就一头扎进江里。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8月12日救人的江中。只有感受到什么是绝处逢生，才能真正理解这身警服的含义”

他的生命定格在救人的江中

他的面貌仍是离开时的模样

新华社记者魏董华、唐强

25岁的浙江90后协警朱津津，为救一位轻生跳河女子，他毅然选择跳江救援，却不幸溺水殉职，微信朋友圈早已被祈祷与祝福的话语刷屏。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8月12日救人的江中。他的面貌，仍是早上离开上班时的模样。此时，距离他穿上这身制服，仅仅4年。

朱津津的最后一天

12日上午，这天是朱津津的24小时巡逻值班日。上午8点，朱津津和他的同事在接到报警后赶往衢州江山市须江打捞一位溺水身亡男子。到几个小时之后的12点46分，巡逻的过程中，朱津津的对讲机响了：须江游览桥段的观景台有人跳河。当时朱津津所在的位置离事发地段最近，接到指令后，他和另一位协警周宏宇火速赶往现场。

12点49分，他们赶到事发地点。“赶到那个女子跳河的地方，朱津津离她还有几十阶台阶。”周宏宇回忆。生死时刻，朱津津没有丝毫犹豫，解下了身上的警棍和对讲器，冲向江边，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脱下，就一头扎进江里。

须江不过200米宽，看上去风平浪静，然而水流湍急，要游到水深四五米的江中却异常艰难。两米、一米……他越游越近，一手拉住了姑娘。然而，拉到姑娘的朱津津却没了力气，在水中挣扎。此时，赶到现场的增援民警扯下岸边的灯带电缆扔向两人，但朱津津似乎听不到岸上的喊话，他没有接到。

接下来的一幕，周宏宇回想起来就眼泛泪光，朱津津与姑娘一起沉了下去，再也没有浮上来。

“你仍然是离开时的模样”

江山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勤务室里，朱津津的床，仍保留着他早上离开时的模样：被子叠成豆腐块，上面摆放着警帽。

特巡警工作很忙，朱津津都没时间谈恋爱，他的微信朋友圈十多天才会更新一次。“救上来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软的，还有点热气，我觉得有希望。但后来，看着他的脚越来越白，身体越来越僵硬……”参与救援的民警杨思远与郑冬冬眼睁睁看着好兄弟的生命之光一点点散去。

在江里搜救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回自己的战友。坐上橡皮艇下水，他们顺着竹竿在水中摸索，30多分钟过去，郑冬冬突然抓到了一只脚，他没多想，扯着这具身体上的外衣向水面游，其他民警也聚拢过来。13时50分左右，朱津津被救上橡皮艇，随后落水姑娘也被找到。

“我的脑海里现在还浮现着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满脑子都是他早上离开时的模样。虽然他再也不能回来，但我知道，就算重来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还是会跳下去。”周宏宇的声音很轻，却很有力。

他们不可以不勇敢

很快，朱津津的名字在衢州传开。这位生于1992年，在2013年2月才加入江山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二中队工作的年轻协警成了众人眼中的英雄。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还原当时他的心中所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一刻，他只有一个念头：把水中的女子救回来。

“江山多水，又有江河穿城而过。自从1996年入队以来，我所看到的，我们民警每年从河里救出的落水者不下百人。其实每一次下水，他们都是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做我们这一行的，只有让人感受到什么是绝处逢生，才能真正理解这身警服的含义。”朱津津的大队教导员周胜说。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因公牺牲民警362人，负伤4913人。他们的牺牲，留给亲人和群众的，也是无法比拟的痛。

然而对朱津津们来说，穿上了这身警服，就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成为了他们不可以不勇敢的理由。对于受困者，警察是希望；对于遇险者，警察是平安；对于无助者，警察是依靠。新华社杭州8月13日电



▲警方向朱津津遗体敬礼。图片来源于网络

塞罕坝防火瞭望员：“寂寞”逼出来的画家

新华社记者曹国厂、于佳欣

在森林深处，建一座房子，吟诗、作画、养花、剪纸……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想必会令无数人神往。然而，如果生活在这种房子里10多年，每年有9个月几乎与世隔绝，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除了孤独，就是寂寞。“现年46岁的刘军和47岁的齐淑艳夫妇如是说。刘军和齐淑艳是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的防火瞭望员。塞罕坝地处河北省承德市北部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交界处。1962年，国家在这里建机械林场，55年来，几代塞罕坝人营造出了112万亩森林。林场内海拔1940米的大光顶子山是塞罕坝的制高点。山顶上一座四层高的白色建

筑“望海楼”，在茫茫林海中显得突兀而孤独。刘军、齐淑艳就在这里长期工作、生活。他们的工作是，白天每15分钟报一次火情，晚上两人轮流值班瞭望火情。

“11年前我们刚上来的时候，这里只是一座简易的红砖房，不通电，不通水，取暖靠烧火。”齐淑艳说，“那个房子，天一冷上下透风，炉火烧得通红，裹着棉被都冻得发抖。早上起来一看，馒头冻得硬邦邦，咸菜冻成了冰疙瘩，豆腐都冻酥了。”“最初的两年里，枯燥乏味的生活让我们十分憋闷，有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刚开始俩人憋闷经常吵架，后来连吵架都没话说了。”刘军说，夜晚，山上除了风声和野兽的叫声，剩下就是两个人的呼吸声，静得令人害怕。

“秋天落叶松变黄的时候，最想念。憋得难受的时候，我就出去喊两声，那么大的林子只有我自己的回音。”齐淑艳说，“最难熬的是冬天，眼前只有一种颜色：到处白茫茫一片，阳光下刺眼。想出去走走，但雪太大，一只脚迈出去，另一只脚在雪里就拔不出来了。”

为了排解寂寞，刘军拿起了画笔。开始是横平竖直地练字，后来望海楼上装上了电视机，他每天花15分钟时间跟电视学画画。多年来，他记不清自己画了多少张画，只记得练习纸最初是论斤买的。

如今，“公鸡啄食”“葡萄熟了”“雪地晴川”“林间巡护”……一幅幅画作，挂满了望海楼里的墙面，初一还没上完就辍学的他，硬是被寂寞逼成了“画家”。